

## 第二乐章 不知何处是他乡

通往古代的路充满荆棘，  
朝圣途中只见异教的庙宇。  
我赶返故国，  
只见六朝僧依然入定如故。

我至今未串成念珠，  
笨拙的手翻不开沉重的经书。  
我的背囊空无所有，  
除了一抹云彩，几滴清露。

**2000/2013**

## 还乡行

你披着春雨  
奔向流浪的起点  
学奏轮回的笛音

你曾梦想洗诗长江  
那哺育你的母亲  
或调箏石头城上  
或戏鸢绿茵水滨  
或掇拾风流的残片  
于昔日的修竹茂林

你带回的  
是恶吏与苦行僧的合奏  
和不纯的乡音

## 男孩·老人

老师点名时  
常忘记一个瘦弱的男孩。  
他气机蓬勃，  
灼然的眼神里蕴藏着生之火，  
却就是不肯站到前排。

闹市的行道树下  
坐着一位老人。  
他静如雕像，  
安详的眼神里荡漾着生之泉。  
一群少年昂首阔步而过，  
讨论着生命的意义，他们  
不投老人一眼。

少年们重又回头。  
他们想问问老人，  
有没有看到他们遗落在路上东西。  
但老人已经离去。

## 村头的老树

村里的一天总是从你开始。  
市场上，时新的果菜，时新的闲言。  
儿童嬉戏，邮差分信，老黄牛喘息。  
夜里，你守护着每个熟睡的灵魂。

风托付给你潇洒，  
雨托付给你迷濛；  
我寂寞的年轻的心  
也只放心让你保管  
一串串泪珠。

无动于燕雀的絮·  
你默默把世纪的现实与神话  
织进年轮，  
在瘢痕累累的躯干里深藏。

**2003/1013**

## 问（二）——小时候

小时候见到大人们  
总是问：——

为什么蝴蝶儿有粉，凤仙花有泪？  
燕子要剪什么，螳螂为什么舞刀？  
为什么蚕宝宝会吐丝，柳公公会飞雪？  
为什么乌鸦黑如墨，鸽子一身白？<sup>1</sup>

风平常被卷在哪儿，  
雨平常被什么串住？  
如果星星们落下，  
我们要用多大的篮子去装？

大人们总是回答说：  
“去问 Cogito 先生吧！”

如今我长大了，  
我依然，我更爱问为什么。  
可人们总是回答说：  
“去问 Force 先生吧！”

我的问题越来越蠢了吗？

2013

---

<sup>1</sup> 见波兰诗人Zbigniew Herbert (1924-1998) 出版于1974年的第四本诗集《Cognit》

一个梦

我躺在急诊室的高榻上，  
我知道，虽然带分恍惚，  
前面的门通向生命，  
后面的门通向停尸房。  
但好几只手，有的  
握着收据，有的带着  
酒精味，却把我推向  
横向。

朦胧中，  
我见到老友庄周。  
他好意要护送我会人间。

但在入口处，  
他愁眉不展地对我说：  
“门票太贵了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  
他把双手一摊，摆动着说，  
我却就着他双手的摆动醒了过来。

1990/2013

## 给李白

秦桑燕草的深情  
胡姬酒肆的潇洒  
已为产婆的神话击为碎片<sup>(1)</sup>  
恰够审查员们  
在每一片上打一个 X

庄生的蝴蝶  
轩辕的神矢  
再度相逢应不识  
多情剩有东风  
依旧吹帽入花丛

---

<sup>(1)</sup> 产婆的譬喻见恩格斯《反杜林论》

## 给贾岛

十年磨一剑<sup>(1)</sup>  
却不见可赠的人

你每年成诗不足一句<sup>(2)</sup>  
月下敲门的手也常缩回  
生命不肯赐给你更快的脚步  
因为它爱同你多盘桓一会

93. 12

---

<sup>(1)</sup> “剑客”：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

<sup>(2)</sup> “题诗后”：二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



## 虽有

虽有梵呗绕梁，  
却怎能抵消四方的歌声，  
颂扬着揽镜自喜的僵尸？

虽有诗情思飞，  
却怎能穿越 PM2.5 的红尘，  
揽浮云于九霄？

梦里的灵犀已燃尽  
流浪者的背篓已罄

昔日的憧憬已尘面霜鬓，  
再度相逢可还相识？

1993.5

## 语 言 二 首

### (一)

语言啊，  
你既不能犯上，  
又不能犯众。  
那麽你为什麽活着呢？  
是为了吆喝吗？  
是为了乞怜吗？

语言的主人啊，  
当你迷失于闲侃的流言，  
当你陶然于枕边的絮语，  
当你憔悴于方格之间，  
当你瞠然于歌手的口齿，  
你是否知道  
那最初的语言总与你同在？

## 语言（二）

我们生而为语言的奴隶

“一切话语都是背叛”，  
我们多么羡慕前苏格拉底的哲人们。  
多欲的浮士德是否从你们那里  
盗取了改写经文的勇气？

我们中的少数幸运儿  
偶然闯出了语言的迷宫，  
脚踵流着血，  
身着罪衣，头戴异端的荆冠，  
他们多么想以  
呱呱坠地时的淋漓元气，  
放声喊出：“我来了！”

可是他们不能。  
他们的声音在喉管里打滚，  
在坚硬的舌尖上徘徊，——  
他们全都被戴上了口箝。

## 丁字尺

腋下夹着丁字尺  
他走出工学院的大楼

他脚步轻快：  
眼前的世界是那么井然有序，  
一切都化为线条——  
平行、  
垂直、  
相交、  
相跨——  
纵横交错，起伏有致。  
一切都属于他，属于他的丁字尺。

山岳、河流、阡陌——线条；  
路、桥、堤坝——线条；  
摩天大楼——线条；  
监狱囚房窗上的铁栏杆——线条；  
战壕——线条。

带钩的铁丝网卷？  
唔，下学期就要学用曲线板。

## 小店

简陋的桌凳，  
用墓碑砌成的墙，  
碑上字迹宛然，  
“显考某公”似乎无碍酒兴。

店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。  
开市未久，倦容未露，  
脸上浮着活泼，  
和犹不解迎人的微笑。

也许有一天，  
这里会有凤凰冲飞云霄，  
遗落下旧日的羽毛，  
和这微笑。

1. 路过重庆附近一小镇。

## 神女峰的寻觅

一个背竹篓的少女，  
佝偻着走上山坡。

我向她招手，  
示她以最新的旗帜，  
问她最古老的问题。

她抬头注视我，茫然片刻，  
又低头继续赶路，  
把背影嵌进浓浓的雾里。

**1992/2013**

## 望黄河

纵有来自天上的潇洒，  
却已豪情顿减。  
慵倦的肢体激不起  
往日的兼天波浪。

砥柱山前的冲击，  
龙门的欢跃，  
河伯的恶作剧，  
都已从记忆中消散。

如今你徜徉在似有似无的两岸间。  
人们嘲笑你欲行又止，  
举不起轻快的脚步。  
他们看不到你前路的壅堵。

说不定在哪个转角处，  
贪婪的土地——你的儿女——会把你吞没。  
而你曾用千年的时间  
把它们一一细数。

**Rev. 2013**

## 车过黄淮平原

超载的大地  
喘息着千年的渴意  
憔悴的农作物  
像微秃者的稀发披覆

草根间总有黄土的窥伺  
兀突的土堆似乎随时都会碎裂  
风霜已把你削得瘦骨嶙峋  
我何忍再从你剥去一层诗意



## 秦川途中

那些景象仍然使我心弦颤动：一  
二、三村妇，浣衣溪畔，  
虽然流渐涸，水渐浊；  
老农微佝，或引牛归，  
或在屋前；收拾农具；  
黄牛三、五，或啮草、或漫步，  
或曳尾闲伏树荫：  
溪边池旁，童子成群，  
赤身裸体，戏水喧闹；  
公路边小铺旁，两位姐妹并肩而行，  
妹妹时时加快脚步，以挽住姐姐的臂；  
老屋旁，老妇侧倚门楣而坐，  
茫然注视着周围的一切；  
还有那弯弯的小径，

引向山间的不知名处。 —

一个正在缓慢死去的世界，

却比一些新生的蕴含更多生命的消息。

2000. 07

## 姜女庙

一个古老的故事，  
美丽而悲伤；  
每一块墙砖  
都记录着爱的憔悴。

爱神被压在望夫石下  
纲常的恶誓、  
教条的魔咒  
盖过她的耳语。

望夫石的泪化作老龙头下的浪，  
比海神的盛怒更汹涌；  
思想的锁链禁锢住好汉们的心，  
比长城更长更坚固。

1989 夏

## 北戴河拾浪

冰凉的海浪拥上沙滩，  
又轻轻地退去。

它携来希望和远方的信息，  
沙滩上的泡沫是 它们的残骸。

我们珍惜地拾起一些，  
带回我们蜷伏的洞穴。

我们期望它发芽、滋长，  
年复一年，  
化作人间的波浪。  
然而它总是告诉我们，  
一个相同的古老故事。